少傅野亭劉公遺藁

少傅野亭劉公　稿卷之三

記序

陳留縣重修孔子廟學記

陳留廟學在邑治東少偏位址素卑下加以霖潦且歲久弗葺凡春秋有事每籍蕢以行妥靈布虔於禮雅弗稱蒲郡張侯試宰謁廟之初志於作新而未即舉事適憲副廣陽東公考學政臨其土諗侯之才遂以成事委焉既而大參鞏容王公憲副郴陽鄧公因行縣至皆樂於

相成忠時以先封君復家居亦偕與謀乃具書賫請於
巡撫盱眙陳公議既協卜日遂舉事焉中建大成殿七
間東西廡三十間廡之前爲戟門五間左神庫右神廚
各五間庫廚之前爲櫺星門櫺星之左建門房三門中
闢廣道以便出入殿之後爲明倫堂堂左右翼以兩齋
齋之東北西建號四連總二十四間外繚以垣建置四
附以孝弟忠信四字分扁其額堂之後有隙地仍斬艾
荒穢建會饌堂五間器物之需百凡咸具外至射亭官

廨廩儲牆屏之所一皆撤敝就新易卑以閎於是亭獻有宮生徒有居講肄有所游息有次神位有赫丹碧有煋宮廟規制之盛實甲他邑過者無不衽軾興瞻竦焉是役也財用凡若干不費于官不取于民皆藉助於邑之士夫衆庶尚義者之力助成者藩臬諸公咸與而廣陽參將二公十六七董事者丞蒲捷君全王君道蕭君成典史張君興學諭祝君弘藩司訓宗君庭蕙董君鑑孔君倫亦皆有功而侯獨力任厥成之始於弘治十年

七月六日落成于十二年正月四日舍菜既成庚乃以紀事之筆謬授于忠竊惟吾孔子之聖配天地賢堯舜其道德高厚在當時雖及門高第猶未能窺其宗廟百官之盛忠何人敢謂知乎然以道德之餘功詩書之遺澤使天常不殄人極不隳彝不紊理欲不雜足以覆冒生人而不泯于後世者豈惟忠知之凡有血氣者皆知之又皆知所以尊之祟之思竭其力以報之故孔子雖没凡今有民土者欲安其主必祟宫膚欲食其功必豐

祀焉欲歆其靈必齋潔焉是豈徼福為哉蓋仰承
國家興學需才之意固焉是在而所以尊聖哲報功德之
念於茲誠未能忘而或者以為孔子在當時忘穢藿之
餒躬轍環之勞以卒老于途其志蓋欲道行於天下澤
被于生人也今雖沒其在天之靈眷念于天下後世者
惓惓焉千萬載猶一日誠使為其徒者仰思道德之隆
聿求其志於百世之上頌六經之言㕥徒為言語文字
之資取青拾紫之媒必明諸心踐諸身見諸德業在家

庭爲孝子在　朝廷爲忠臣在州里爲良士在天下後世爲名人絕細小凡近之習趨聖賢高明之地使其志鬱而未信其道厄而未行者於今日焉信之行之其所謂尊誠莫有大於此者苟徒尊而不知尊其道尊其道又不知所以行視其格言遺訓殆同弁髦是盖以僞不以誠以名不以實宮雖崇未能安其主視當時轍環之勞猶是也祀雖豐齋雖誠未能歆其靈視當時藜藿之餒猶是也所謂學舍雖具亦不過爲師儒一逆旅耳於

孔子奚有哉於

國家興學需才之意奚補哉而凡絃誦游歌于是者眞職固如是哉忠鄉人也相愛相規於誼有關故因紀事之餘敢申是以致瀆告

求思堂記

誠其固不違乎金石可開丘陵可阤鬼神可動豚魚可乎況人乎哉至親之間乎哉而至親之間乃有若是哉生不知死不戚盖亦不加之意焉耳意不加則誠不至

則氣不屬則生不知死不戚亦其宜耳昔曾母齧指而
心動妻父攜疾而汗流朱壽昌之於同州丁鶴年之於
武昌來章之神翁程浩之老婦孝於古驗於今以是知
誠之所感信矣若黎君鑑之事其亦類乎往者廣東之
亂夷猺四劫所至一空其未至者輒相恐曰賊至矣老
幼扶持奔突君時方七歲同行者數欲棄之其母曰寧
相守而死無相棄而生已而賊至竟相失各不知所往
成化丙戌君被選入

內廷給事
今上於青宮日被恩寵而獨不知其父母所在處誠精禱
貌㒓心哀久之有至自高州頗能道其鄉故事君去鄉
時雖甚幼尚能記憶其家有日黃江村者試問之則其
村人也已而物色其里閭族出親戚無一弗合者乃知
其父已卒母劉孀居困無恙驚喜且泣具舩遣使迎養
京師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有二年矣於乎誠其罔不
達乎君之事與壽昌豈異也久之劉以壽終塟安定門

之五里原
今上即位君屢有廐馬蟒衣玉帶之賜而惟以不得事其父母爲恨曰昔子路負米而喜列鼎而悲其以是乎作堂曰永思昔予直書館聞爲予言而求記夫當平世父子兄弟憮然相保未知其樂也而當其亂閒關流離萬死一生睽而復合天地神明其有相之者則最不幸之中而有至幸者存其喜當何如而君尤以抱永慕之思亦可以爲孝乎故予爲之記

野亭拙隱記

昔宋韓待制年六十三致仕歐陽公作詩贈之嘉其有勇退之節于於二十年前嘗見公詩遂自許致仕之期當與韓同乃和詩一章并識數語書于冊將以為異時乞老之券旋走人故鄉城南三里許卜一隱墅而豫為之計焉既而奔走南北無暇論置僕輩恐亦有主人到老不曾歸之誚遂視若棄物荒蕪不除予每聞而惜之

正德庚午子承

命南京吏部未幾被

召入典制誥又未幾

命入內閣參與機政甫半載予以老病乞休疏凡十餘上

乃蒙

恩予告得歸時予年六十也蓋歸之期雖先歸三年然亦不害其為信耳既閑歲予疾少已乃即舊墅修築之中原建一堂扁曰野趣今易為野堂堂之後建一小亭亭之後建一小閣亭之左鑿一泉亭之右植一籬堂之前

雜土沭石第一小山泉左數步許又別開一圃瓜瓏竽
瓦杞畦菊逕諸凡野色多見采錄至於衆所共由之路
則高土為垣裁木為戶覆瓦甍於上總題曰野亭拙隱
蓋于小於華野加之性又疏野故此類不得不隨之野
也土許子偕數客往落之客有笑而謂吾者曰公之言
幾迂矣且泉可以滋萬物山可以出雷雨堂圃籬可
以託居處流蔬果是皆有功於人有濟於用有資於世
者也而公舉以野名之夫所謂野者乃鄙朴無文無補

於世之謂令玆數者咸亦有用而被是稱焉無乃枉其材而其用而辱其名乎予方將對客而未知所謂乃拾級升閣顧眄山泉類者欲揖之進而探其意於是聞泉之聲決決然雜聞卉木槭槭然山亭堂閣亦皆環拱趨向若欲以意告予者以爲天生萬物未嘗無用今其等形器雖微亦萬物中一物也未嘗塊然而無所資於世哉但用雖無窮而分量則有限材質雖具而所遇有不同向使託得其地而所植以時泉或可以波潤乎九土

山或可以鎮定乎要夏爾雖堂宇或可以成廟廊棟幹之材廣廈千萬間之庇今拘於所遇而皆弗能焉是亦時也分也然幸而託迹阿衡之鄉假成主人之手使公於是朝而遊焉夕而處焉暇則舉壺觴携賓從而登眺焉於是文人韻士重客名流或形諸大篇之春融或託諸短章之寂寞金石鏗鏘珠玉璀璨是其等雖未遇於光明煊赫之地而獨見於縉紳清議之口雖見枉於一隅一方之小而無愧於天地萬物之情若是亦榮矣幸

矣將自慶之不暇矣客何人斯而謂我爲辱哉而謂我
爲辱哉予聞其言方將舉以復客客醉臥呼之不應乃
自歌曰我山鬖鬖兮我泉決決我蹊翼翼兮我亭格格
圃籬滕塢兮被以野色中有一人兮野而且拙居朝則
愚兮謀野則獲于時處處兮於焉嘉客野雲林月兮主
賓醉酒耽吟兮生業浩歌一聲兮激雲野酌數巡兮耳
熱方是時不知天何謂之高地何謂之厚而野亭拙隱
又何謂之窘歌未闋僕夫告曰日暮矣起而視見蒼煙

被野白露載途乃促輿而歸歸之明日遂述始末記之

閣楣以識歲月

恭題　誥勑碑陰記

臣忠既衰老妄効趙臺卿爲壽藏一區自爲墓誌一首

刻石藏諸家預誡子孫他日毋豐毋希

恩澤毋干名筆爲銘誄歌輓蓋以臣才素庸下在位且未

久無功德於民無勞勣於

國無尉懇釋於士夫之望故凡　恤典所有者不敢纖毫覬

覩於其間也旣而又自思曰　誥與勅乃
先朝列聖所寵錫而愚臣得於蒙被之久者于是不表章
之其何以揚天休昭
上德而示后裔乃恭勒諸樂石樹之墓道覆以亭宇而扃
鐍護視日惟勤蓋此乃
列聖憫臣之不及而　曲垂褒奬以揜其過以誘之進不
敢以無能不任而擅於隱蔽也又將俾後之人登臣之
壠恭覩　奎章知

上之所以眷愛臣下者若天之覆地之厚不以輪囷擁腫之株而斬雨露栽培之德又將察臣之心矜臣之志謂其亦能以曠官廢祿爲懼而不敢貪天之寵以爲其私榮又將俾臣子孫世篤報稱克謹聿修懇懇焉服道德樹勳名閥閱以謝臣既往之愆則九泉幽魄雖不可作而亘乎生氣庶幾乎不隕落於荒煙野草之間矣碑成敬書于後以識歲月

陶山記

正德辛未予以老病乞骸歸至是十有三載矣有池亭魚鳥之娛風月嘯歌之樂賓客游從之美蔬果鳧肉之奉瓜瓠杞菊之區凡養生娛老之具在他人或歉然而迂拙粗淺之禧享之已逾涯分矣今嘉靖癸未夏予臥病三月不能出門戶兒輩乃令陶人製假山一區寘座隅將以速野趣延詩思以豁病懷予見其中峰嵂屼有泰山王屋之勢猶周天子君臨鎬京賴先王德澤為根柢而天日之尊千萬載猶一日邊外二中峰勢小張其

氣昂昂然其傲抗抗然猶秦楚強伯有崛起問鼎之意但顧畏多義不敢戕姑竊尊王之誼以假名於天下中峰下二小峰猶邾莒小邦低眉俯首欲上附天王而不能下推強伯而不敢忠烈感慨之氣頹然於顏面予因撫視而嘆曰有是哉陶人之能出髡刪土范而指示名教於心目所會之地彼晚唐藩鎮之抗傲庭貢希寵操拜之接跪不臣林甫之嫉能誤國以道之罔上要君使當時見之當死心灰面甘為九泉沉錮之鬼噫嘻為造

化司陶者胡為乎乃埏埴是章於世耶文成子孫存恩乃進而告曰茲山匪直有君臣之倫然家居間父子之尊卑翁孫之俯仰僮僕之奔走鄉邦之長長幼幼天地之禮序樂和具王章悉家範括鄉訓而天下衆理悉是焉在翁吾祖又表章以增其光則吾父暨存恩當朝夕愛護鑒視而奉教若塾師矣存恩稚齒也有足以起予者因述為陶山記

送都憲周先生巡撫甘肅序

頃者　朝廷將有事西陲議者以甘肅巡撫者專其地久請易處之
上既俞其請遂擢吾省右伯周公公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往右伯王公既暨諸寮友走使授簡于忠俾一言為贈予惟今之都御史在漢即御史大夫其秩與太尉並列為三公官尊地嚴非他卿大夫可擬甘肅遠在
國西隅最爾一區茲釋內臺之嚴假節鉞之重以遠適其土豈不以鎖鑰要地誠得人以司之所以尊

國體抑外横固圉強本鎮蹤銷萌將不在爰乎雖然今
日之行又有説焉我
國家承平百三十年于玆曩時重譚效貢邀徼夷於内壤
時則巡撫所繫固非劇也自往歳來督報相續於道途
加以兵鈍士疲久失弛張之宜則所繫校之昔不亦有
輕重哉營之治屋殊樓閣居極自非要地凡適用之材
舉克以堪之至於廳階棟幹之地勢峻位嚴非碩材巨
節沮堅膚理之器其患不免於撓折故爲匠氏者掄材

選良惟其堪然後用之於是右得以遂安慶贍得以增美觀以今昔所在前日則棲閒宿樓之地也在今日則廉隅棟幹之地也為臣民者掄材選良既已郡嚴重之任而授之公矣惟公蚤以名進士由夏官尚書郎懿才卓行為六曹人望既參浙藩及方伯晉省積歷無幾而攢詔凡四及宏名偉譽增光前美然則西人遂安慶之樂增贍望之美於茲行不有見哉然忠又者祝焉昔韓魏公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一時軍中有西賊膽寒之

之謚及入相仁宗則澤被生人而功存社稷美德人君子在一方則一方蒙其功在朝廷則天下蒙其惠公行矣西事告成朝廷當以魏公故事起公於內公尚無受西人之留使安處之樂瞻望之美當莫不徒專於一方而又在於天下也

冬夜小飲詩序

弘治己未仲冬二十六日涇川侍講伴來約予寺中遊予年枕方興聞其約欣然遂往焉仍各携酒饌借地於

常所往來僧無瑕隣僧白雲聞予二人亦來赴會仍命

僮子載茶果以進酒將闌白雲呼某與涇川手賭三局

予雖不能某從旁觀之意欣然亦自適也將歸涇川謂

予不可無作以識一時之歡乃以冬夜小飲命題各賦

詩一章仍自序之序曰我國家稽古建官分曹置務咸

有事焉以責成惟翰林以文字爲職儲以禁密之嚴養

以歲月之久不責以政務而期以近功秩淸地重在昔

人已有登瀛之擬故今官于是者籍是幸得以陶情於

詩酒咏歌之間而勞逸不與他職事等其賜於
上者甚厚也雖然予嘗靜思以仰求 今日之意而竊得
其一二盖翰林乃儲養相業之地呻吟呫嗶非其職之
所先是故不以政務為責則所責不有出於政務之外
者乎不以近功為期則所期不有出於近功之外者乎
受厚賜於今日則厚自圖報不有異於異日者乎此吾
徒今日在所當知而忽於是者或不知也今夫庸人受
直亦必知所以為償吾儕居是官不知其職是不明也

知其職不知求所以爲稱是不勇也嗚乎居人之位食人之食而乃以不明不肯自處焉視今日備養之意何如哉視傭人不虛以受直者何如哉詩成序此以自勗且以爲一二同志告焉

送許廷美赴大名推府序

少司徒靈寶許公季子廷美以進士拜命爲大名府推于是君之仲兄亦舉進士在京師一時父子兄弟進則有同朝之榮退則有家庭之樂今且分郡符違左右別

遠京師於千里外不能無少歉然于懷者鄉先達諸公
各賦言贈勉子復稱歐陽詹生事以告之夫詹豈罕有也
所事者學業也自閩去京師奚翅千里也乃不以朝夕
之養為憂而以樂親之志為樂君自視今日之行與詹
何如哉時位足以立功名文章足以潤事業惠利足以
周齊民自此而往駸駸然就於遠者大者蓋有上于是
行況司徒公清名峻行為朝鉅人海內士素所傾慕而
天下素所仰賴於是以其功業鳴于朝廷之上君復以

家庭之訓鳴于郡國之遠使司徒公甫時康世之心非徒止於親見而紹光壯美復有人焉則其心之怡愉蓋有窮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樂者其親躬晨昏修甘旨以不去其親為樂者孰多而孰少較之詹徒以經生宴士之業以樂其親者又孰得而孰失哉又况今御進士居郡縣有與政者不三載至擢補內職以君之才豈久居外郡則同朝之榮家庭之樂行當復有見矣歟然之懷胡為感于中哉或又謂大名民俗剛武尚氣力而推

復以刑獄為專職讞鞫之政叢積堂下君是行不有勞于煩劇乎予復吿之曰昔先王以禮讓治天下自後世禮不足而後刑獄之政始繁是刑與禮其先後緩急之序固有在也君家世以二戴之業專門其於三千三百之學講之已熟出其餘以施之政則禮教可興刑措可幾而先王之治幾復覩矣何劇之不可治何煩之有勞哉贈詩自鈞陽大司馬公以下凡若干章予小子辭命不獲僭先簡端

應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秋天下復當選士之期應天府臣

循故事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忠檄請直柄其事事竣錄成臣當有言序諸簡末

竊念臣少嘗從先臣遊茲土見山川盤踞之雄城闕都

邑之美曰地靈如此不有豪傑俊乂之士起而鍾其靈

以嘗其盛者乎乃晋而求其人與之游時以勢位寡弱

延攬未廣其所見才百十之一二耳既而叨甲科官侍

從隔越南北者殆今二紀于茲然懷覽勝之念發於馳想而感諸變碌者往往乎有存今年以職事承
天子明命而來遡龍江循石城入踐 都邑之境其山川風物怳若過里門瞻桑梓而歡悰喜意油然不能以自已及進而治考事焉其卷帙之浩繁論議之宏博才氣之並發辭藻之美麗手披目覽應接不暇至有使人神竦氣奪而不能以自逸昔之所謂求而不得者一旦坐收其言論於几案之前於是作而嘆曰南鄉人才甚盛

固如此哉昔人謂地靈人傑孰謂其言者不足信哉第
爲 制額所檢不能兼收博采以盡一時之才鱗鳳網
羅不能無遺憾焉雖然古稱建業爲東南都會在昔如
六朝如南唐非不都于此也而要考其作士之功罔有
不逮 今日者蓋其土裂政龎三光五嶽之氣不完而
其君之德又不足以當其地之盛故靈淑之氣不重惜
固秘而莫肯爲之用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龍興淮服奄九有而君之

列聖相承以及

今上道德仁義之化積於世者日益深地氣之靈者萃亦厚鍾之於物且有瓌奇可愛況於人也不有為豪為傑為俊乂之才者哉夫人之才以地氣而盛地之氣以

王化而盛則爾諸士今日成盛世之令名膺賢科之峻薦其出於

上之賜也固較然矣烏可不感激奮發而圖所以報稱哉若被其賜不知所感知所感又不求所以為報豪傑俊

又之士固不如是也盍相與勉之者今臣之來也叨職事之樂得以續江山之衞徽懷賢之風願亦皆上之所賜也臣於是侈言之亦所以揚　休命答恩賜而輸報悰耳

送少司寇沈公休致歸杭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南京刑部右侍郎沈公文進上疏乞休致上念公中外勤勞甚久特　允之于是南都公卿出餞都

門外石城佛舍而以別言濫屬于予予聞昔韓昌黎送
楊少尹之歸首以二疏知止足為榮中以中世士大夫
罷則無所于歸為戒末復模擬其某水某丘之樂以致
健羨之意而於其幼學壯行之事略無一辭以及豈不
以士大夫壯而得行其道者未足為難老而知止足能
歸者為難乎又豈不以歸而迹有所託心有所樂者為
尤難乎今公自進士起家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其功業
譽望赫然在人耳目然以久在名場于事間有齟齬其

欲歸一念戚戚于中者屢屢矣今一聞命下即日出公寓僑居于雞山僧舍以俟卜吉而行略無留戀顧惜之意形諸顏面是豈罔知止足而不能歸者耶公上世嘗以貲雄兩浙逮今中第之雄林亭之盛內可以奉起居外可以延賓適而又有腴田廣廩以供賓祭蔬果魚肉以羞晨昏舟輿僕從以奉出入是豈以官爲家而罷則無所于歸者耶杭之山水形勝甲天下而西湖形勝又甲于杭凡高人逸士固所樂聞而願遊者

公玆歸也春熙景明輕舟短楫遡洄于烟雲杳靄之間容與于鷗鳥忘機之地或訪逋仙之宅以崇其高尚或登蘇公之隄以追其風流或弔武穆之祠以慰其忠烈舉酒酹波揮毫染翰而懷賢弔古之思憤世嫉邪之志每激發于浩歌舒瀉于長嘯其所謂樂蓋天下之樂也豈一丘一水云哉繼二疏止足之榮遺中世士大夫無所于歸之戒具高人逸士所樂聞願遊之樂使昌黎公聞之其為公傳羨又當何如哉予瀕老且多病頃亦嘗

具疏謀引去不果其一水一丘雖無形勝如公而鄉井之懷則同也不能自樂而樂人之樂不能為人所羨而徒羨于人豈惟有愧于跡有愧于公而視昌黎之言不亦有愧哉詩若干首其意多出此予不佞僭序于首以引

會試錄序

皇上嗣登寶位之六載是為正德辛未舉會試之典一文再矣及是試期伊邇適臣忠以病在告累疏請謝政

上既賜旨諭留即日復　命臣既暨學士臣貴為考試官其
同考試則侍講臣一鵬等監試則御史臣某凡諸執事
亦皆慎柬以從舊制同考合五經分房爲十四人近以
易詩書卷浩繁各增官一試院廨宇少加增創試事條
格少加增置綜理防範視往歲加詳密凡此皆禮部尚
書臣宏先事具請而奏行者也會試士以期集者合新
舊三千五百有奇所取僅三百五十亦宏等臨事具請
而臣等所遵行者也至於精白公慎務期得眞才以磬

以人書君之意此則臣等之責亦臣等之志以求無負於明命而愧厥職者也録成將以陛見之日上獻臣嘗肴亭諸首竊念臣從歲承乏南省嘗於職事之餘恭詠我

聖祖興王之迹凡江山偉觀都邑勝跡時出一登覽之而見所謂禮賢館者詢諸父老則曰此

聖祖甫入建康首徵青田劉基章溢之論經史詢治道爲之建設以居者也臣乃仰而嘆曰卓哉

帝王之見方渡江之初顧何時哉即以崇儒右文談經訪
治為首政而斯文一脈不絕如綫者賴之以復續所以
正士習敦民風以綏億萬載文明之治其兆於是乎有
在是卽求懿德肆時夏之心而所謂投戈講藝文有不
足言者矣
列聖紹述以及今日百四十年餘孳孳祗承 佑啓循用
彌篤自國都以及里巷一皆有學自句讀以及講授一
皆有師自日試月程以及歲校一皆有規而士以縫掖

游庠校有不談王道者雖市人亦得過而笑之肆今士
挾藝而來者雖風簷寸晷之下略見發舒而抗[illegible]之詞
昌大之氣嘗邁之識使人為之駭心眩目而儼羨不置
文之盛其有徵於今日者固如是哉頃者
皇上大奮乾斷討僭叛鋤姦萌正紀綱發號之令一時紀
綱法度士習民風煥然一出於新不啻雲漢日星陰翳
於重陰久曀之餘一旦披露拱裂而萬類得於仰瞻者
欣欣然舉有生氣自非有文為之經緯何以及此則我

聖祖崇儒之澤

列聖及

皇上用文之效不於是益有徵哉文之盛誠至矣雖然臣於是又不能無懼焉蓋質本也文末也文盛質衰而不知以道損益以即乎中則其流也為浮靡之習華藻之飾而所言所行皆為無本而不足觀矣以是形諸民風為偷薄為傒險形諸士習為謏佞為憸邪形諸政議為頗僻為瑣屑將使天下國家于何所賴焉文之盛而至

於不足為世賴則何以文為哉我

國家右文及　今日以文取士之意果如是哉忠與爾諸

生者以文進者盍相與求其本而謹之

少傅野亭劉公藁卷之三 終

少傅野亭劉公遺稿卷之四

碑志祭文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許公墓志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公以疾卒于家訃聞京師朝之大夫士無大小咸曰公一代偉人也方將冀其復用以終天下之望而乃遽至於不可起矣可惜可惜未幾其子誥持禮部侍郎李希賢狀來請銘于辭之不得乃敘其

事而銘之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系出周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讚國公紹紹生圉師爲左相圉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輔乾海東尉後徙輔乾生昭戶部尚書昭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生克一克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待用國子博士待用生巨基進士巨基生宗都官員外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金大定中進士佐

生炳管軍千戶炳生威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遂居焉威生本本生玉俱百戶玉生五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陳氏生實實娶魚氏生聚爲安定教諭即公之考也娶何氏公十歲安定授以禮經即能通大義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甘肅山東俱克樹風裁時中官汪直妄殺建州夷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人多危之已而得

旨逮謫戍遼左公得奪俸又劾奏直黨且發直鍛鍊之獄憲廟是之遂禁緝事官校直怒欲中公無所得乃摘公章疏中訛字奏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嘗監臨鄉試同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昌一武弁子懷金與所厚生飲于酒家暮散武弁子被殺有司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即誣服公知其冤且意此必酒家也又意其人得金必易貨乃通召邑商人閱其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服焉弘治戊

中遷廣西按察使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
軍務屢條陳邊事多從之武邑王聰沭兒縱不檢公奏
黜爲庶人又嘗劾中官石岩貪甚岩誣奏公擅用旗幟
遂謫知兖州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涼
仍命公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議虜侵至屢有斬獲
哈密與吐魯番構隙其酋牙蘭遂虜忠順王陝巴而據其
城池爲患幾二十年公乃統軍至肅州命總兵官出嘉
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爲聲援赤斤等素感公之恩

樂為之用遂直抵哈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人爲牙蘭脅從者餘八百人聞兵至懼誅登臺不下公開諭之始下嘗得有欲屠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丁巳召爲戶部右侍郎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妣考妣配張氏繼高氏俱如例復廕一子爲國子生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事具見公與周司徒合詞言宜加修省謹用舍省糜費等數事庚申北虜寇大同

上命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號令嚴峻不避權右賞罰一將官不奉法不便者多巧構之遂令致仕既歸築東巖精舍日徜徉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凡四十餘疏弘治乙丑起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尚書賜蟒衣公感恩遇上疏勸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每操練軍旅必指授方略各邊事亦處置周悉凡權貴請托者多不行未幾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

專政與公不協乃誣以他事致仕去之日朝士咸加嘆惜甚至有垂泣者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卒之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數日有流火入宅蓋不偶也瑾敗
朝廷用言者復公官賜祭葬贈太子太保子男八曰詔張出與人早卒曰諳給事中改檢討出為金州判官曰讚
御史改編修出為臨淄知縣曰記曰詩邑庠生曰詞曰論俱高明曰誌側室翟出女三一適浙江按察司僉事

惕性康一適生員晉曰利一適國子生趙忭孫男七曰
儒舉人曰佺曰倩曰佩曰俩曰倍曰倧孫女二公資幹
魁梧豐學偉覺見者不能不為之起敬早歲肆力於經
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安定公庭訓㨗指破
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無至家素儉裕而
自奉儉約歷官垂四十年冰蘗之操始終如一日晚年
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為歉然祿位名壽無備子孫
蕃衍科第未之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所著有東

崖集憲臺奏議平番始末諸作正德辛未十月十一日葬于城南之一里石嘴山北麓先是公行五世祖以上譜牒落莫無可考偶一日於塋域隙地得一石僅載于上或神相公之德而不欲泯沒其先世之幽潛故為出此以昭與之耶銘曰

於維我公維國元老維文維哲星麗于昊維正維直湯湯周道公在邊陲西北用保勇略强禦鬼蜮爰歸鑒識幽隱煩冤以滌名流區宇氣凌峰[illegible]公生嵩洛地不受

實公隨物化粟質矢表石山之祕覺維公兆德厥樹齋
山水環抱陵谿後昆前世見紹

鉅野恭定王孝行碑李　劉撰

王諱陽鑫謚恭定魯荒王之曾孫鉅野僖順王之子大
鎮國將軍當滸之父也王生有至性在襁褓時即失所
恃繼母妃李氏鍾愛之保護鞠育無異已出比長以母
妃蔡氏逝不及奉事一遵禮為恨其事僖順及妃李甚
孝謹凡養志承顏情禮備至每晨興必具衣冠詣寢門

外候起居暮亦如之雖隆寒盛暑未或少替李氏病乃
率群弟處寢第之別室衣不解帶者逾月至夜復稽首
北辰下祈以身代每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下醫禱神祇
悴心力及終則擗踊號慟毀幾滅性而含斂祭葬一惟
古禮是循其處同氣尤極友愛自少及老居庭內外無
間言弘治某年月日以疾卒時年七十有一配妃孔氏
先聖五十八代孫知縣公璽之女賢淑孝敬配德無忝
恭定在位凡五十餘年而奉潘守身之謹籍其內助之

功寔多後恭定數歲卒合葬於城東岡頭之原先是

恭定恐身後以葬事瀆朝廷且勞費財力乃卜地於城

東岡頭自治墳壙一區既沒其弟鎮國將軍陽鐵暨

府中子姓具啓曾王上其行于朝欲自撰德行碑樹墓

道而且以碑名請 孝宗皇帝嘉允之賜名推孝至是

嘗渝又恐其親之德久而或泯也欲令詞臣一言垂光

來遠且以為諸宗室勸於是曾王復以為請 上特允

焉竊惟樹藩所以屛翰王室而孝乃風化之原自行之

先世令恭定以　皇明懿親分藩於秦禮令望之國而
能躬積全行終始不爽如此則其徽音遺美誠足以式
宗藩厚王化翊贊我　皇明孝理之治於億萬載所謂
屏翰之功顧不偉哉視　先朝旌孝之名不益有光哉
書于石豈直為一藩一方之榮而已哉仍繫以銘銘曰
於皇
烈祖仁有萬方振振族姓藩屏承將惟王聖裔鉅野分邦
德董關中慶衍天潢夙稟奎性孝履五常一念純孝孚

格窮蒼忠勤友誼積日彌章而家而國孝子賢王允矣

良翰世教以匡翊我

皇祚億萬無疆名礪旌孝　先朝表揚載逢

今日錫祉益昌　詔下詞死俾識厥臧顯之原衣被寵

光東蒙齎詔洽水洋洋衍惟令儀式與之長

唐王元妃發道碑文

大明唐府唐王元妃既薨之踰年其儀賓穉甫悼念

妃之懿行雖藏之王府列之國史而墓隧之石未樹恐

無以式宗藩詔來世乃列狀請於王遣使命走林下以

言見屬忠時以病老辭三四不獲命故再拜受而序之

妃姓蘇氏唐宰相味道之裔孫唐府先莊王之冢婦今

唐王之元妃也妃生有至性及長嗜書史教以孝經內

則及列女傳輒能領悟其肯綮成化戊戌今唐王嘗居

穎昌潛邸　憲宗皇帝命選妃入穎昌邸明年遣文武

重臣持封節冊封為穎昌王妃乙巳復遣重臣進封

為世子妃弘治己酉　孝宗皇帝遣重臣進封為親王

妃在位三十五年以疾卒訃聞 今上皇帝 太皇太

后 皇太后 中宮 公主咸加哀悼彌留賜醫藥

祈禱一如制 皇眷天休褒榮備至顯封尊位始終與盛

妃此豈夫然能謂而偶爾以致哉蓋其孝恭之節勤

約之操出自天賜秉諸坤靈而字之神理者素有其地

王妃俱被選入宮適先雍王先太妃俱在位妃順志承

顏內外謹禮每晨與必肅容盛服問安寢門外凡服御

饍飲雖至細皆出於親理左右無方務得其懽心而後

已及居先王先大妃喪哀毀過甲幾至不支朔夕祭奠
相王行之悉如禮感悼哀慕至老不替春秋有事宗廟
凡器洗豆登必躬自滌潔左右恐其勞欲代之者曰此
吾職也以微勞簡大禮於心其安以王適位久虛恒
言此宗廟社稷之主藩垣磐石之託胡可不豫爲之計
乃祈神禱上朝夕切慮其妃嬪有居側室者保護訓教
一如古胎教法又選女之宜男者進王所以俟百則之
祥王有大政及疑獄間一詢及則悉心恭對辨析了了

因事或亦進諫王弗納頃之從容必再言竟其聽納以爲令德令聞之助其孝恭之德如此天性樂施與勤女紅積歲成布縷若干皆須賜內貴及文僚暨諸王宗室待之皆以恩禮其有以昏姿來請者必厚加贈賻以相其戚外戚見者恒以禮法戒約無得陵踰擬以干國紀非王意暇則坐王雍閣課一郡主及諸宮娃以書史使其知古今賢否善惡以克其富貴之習至其自奉自大朝賞賚外被服惟布帛錦綺羅紈鮮以進御其勤

約之德如此他如新武侯祠以表忠貞建河梁以便病涉出纊衣給糜粥以濟寒餒儲藥餌命醫士市肆以活疾疫或歲歉請王大發廩以拯溝壑其孝恭勤約之德足於內治而推諸外政者又如此妃生於天順壬午三月初九日卒於正德壬申三月二十六日享壽五十有一生子一蚤卒女一封蓬萊郡主通經義詩律配儀賓𨻶傷先卒庶女二封壽陽郡主張氏出能講孝經作小楷配儀賓馬文濮亦先卒一𨻶氏出在宮未封正德癸

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備董奉妃柩葬崇山之原嗚呼三代而下葛覃卷耳之風既徃女史之誡漸廢雖閭閻士女亦多奢於富貴之習矧其在上耶今元妃位尊崇之地而盛德懿行修整無遺憾方諸古哲媛可以匹休儷美於無忝所以宣王猷篤愛厚裨我　國家千萬載德徽之美而有光寳至展親之意不亦厚哉今王以懿親建大邦於中土閟宣閒惠式昭肅雝其禮賢右文之譽流衍中外鮮天潢元德出自性成則元妃克相之功亦

豈可誣哉

愚庵李公墓表

華陽王府教授李公既卒之數年其孝克嗣以副都御史奉

命巡撫河南間走書林下諗予曰先公負才藝位既不能滿其德又不獲　寵封以及其身此人子終天之恨也顧得一言銘諸墓道庶存沒或有可慰者予與克嗣在館閣有雅契乃受書而序之公諱安字學邦瑞別號遇

俺以儒學生起家升上庠授吳嘉定司訓一時造就成
立多者登魏科躋顯宦者嘉定稱盛擢華陽王府教授
時王與諸將軍不相能又與元妃有小嫌公進而與王
及諸將軍言處骨肉之間當以恩處富貴之極當以禮
退而平生陳倫彝論
祖訓以冀其自悟既而王與諸將軍皆抵法乃是公言而悔
前日之不從王之忿志亦潛消默化而妃竟得以安其
位自是府中事無小大必獲公一言乃決王之禮貌聽

納亦有加無替未幾王屬疾嗣王呱呱尚在室一時人
心罔知底定公左右輔翼克竭心膂府事甚有賴焉嗣
王既嗣爵公亦駸駸向老乃再三陳請乞歸府中自王
而下挽留之甚不可王躬餞郊外至垂泣而別歸二
載以疾卒塟邑西應龍岡之原時年八十有二弘治壬
戌九月二十日也公之先出江西吉水四徙而至內江
梧溪遂家焉祖諱觀以子恭貴封兵科給事中蕃即公
之父也永樂中以鄉薦授澧州府司訓應 詔上定本

十六策徵拜兵科給事中壽晉左卒公生而凝重雅屢
平生不妄笑與不苟取受官歟所至辛冷腐自教惟講
榻之外無長物一經一史恒于于然及歸乃携朋舊觴
咏於山水名勝之間一時之樂雖未即起商皓招雎老
五六之賞冀青城峨嵋之間有隱君子者出而從之遊
以脫屣塵埃之表 綸封誥旨蓮為泉石之寵賁而詎
意九原已不可作矣公配田氏子一嘉嗣先卒女一適
生員俞獻繼田氏子二長振嗣次即允嗣女一適生員

吳亮采孫四檯棠與松公所作有愚庵稿藏于家先是
公在華陽時嘗遣振嗣充嗣入京師從名公遊業成振
嗣用華陽薦以冠帶儒士存府邸嗣公輔導之業充嗣
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清才雅器館閣諸老愛重之
尋授刑部主事坐累謫岳州府通判才猷撰發益見重
於當道嘗勘九溪夷情不撓法其酋長陰遣人至公廬
舍欲假回祿之禍以泄其私忿忽見一巨人擁絳袍立
左右遣者驚走後酋長在囹圄告人曰李岳州有神人

擁護後以當大責我不言人固不知也又一屬吏坐法當糾治乃懷百金謁公求援公拒之曰汝豈不知吾見素以清白稱今乃以暮夜金來汙耶其人愧走亮嗣曾是聲益振擢知隨州再擢僉事憲使京兆尹以及今官所至首以扶教化植善良為先務其他摧抑豪權黜貪黷並風義屹然一時名臣廟堂大拜當即日有見者公家學所被德澤所及也予嘗聞昔人言士君子得其時則功成事立大位及于身非其時則卷道藏器餘

澤發于後肖公觀之則其言豈不益可信哉乃銘曰
昔在柱下李稱著姓奕奕梧溪簪綬相映大策十八諫
墨盈紙謀　國名家不刊青史公升七舉與曾子齒振
鐸東吳峩峩髦士入相鄱陽具臣曰師洛陽少年多才
非時或夜吹竽實非素好促游無涯孰非畏道乃振我
衣乃彈我冠青城峨嵋還我舊觀梧山巖巖梧溪瀰瀰
起皓歌之倡與洗耳有子名臣奚翅楚寶三代之英萬
夫之表　詔遣頒行褒典有待況彼江源曷遵將大登

謂幾境出楂槐柯蘧蘧胥化當奈公何崇岡應龍上司霖雨藉公餘澤大霈寰宇有堂若封有喬若木神祉坤靈永昌似續

自撰墓誌銘

野亭字司直別號野亭其世系姓氏里族載於先公傳公銘誌中茲不具野亭年二十三舉河南成化甲午鄉薦二十七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纂修　憲廟實錄成陞侍講九載陞侍讀學士乙丑　今上即位以

春宮講讀恩陞學士明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未旬日
陞本部尚書丁卯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被 召改吏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掌誥勑是
年秋九月仍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政尋晉
少傅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十月以
病老具疏請休退未允自是疏七八上皆荷
溫旨勉留辛未春省墓歸歸未幾再求休退乃
俞允仍賜勑并月給米五石歲撥輿夫八名廕子元嗣為

中書舍人時年六十也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
南有别墅一區田百畝發植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
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
或偶與登野或張帘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
其所獲ㄑ賜餘則裁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
間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没之曰勿 請葬祭謚
贈勿乞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如是吾不汝子矣文成
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

何為而不書者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如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窮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將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單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患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　君上之賜周恤之恵所以侈

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者 鄒典文誄之請
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
予昭昭累士大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余尚幸有
不死可恃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
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冀
於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野亭配王氏同邑知縣覽女
貞順柔則內範嚴整於女紅之事尤精巧初封孺人大
人今晉封一品夫人生景泰甲戌八月二十六日今年

六十五庚黃氏生女二長玉出適醫官姚鋭次黃出適生員尹郊偵丞寮孝一即元嗣亦黃出孫男文孫文恩孫梅孫偵幼野亭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誌成於正德戊寅九月十五日時年六十有七也沒之日久近未可上元嗣續當錢諸銘詞之末銘曰

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妻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妻者還濫者收

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卽著曰如斯如斯者有
為野亭卽著者曰乃爾乃爾

祭魯學士美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某月日酉戍翰林院侍讀學
士魯先生士美既沒之逾年其同年監察友之厚者
光陳詞致奠醴酒羞于墓下而告之曰嗚呼惟昔我
憲廟先帝御殿之十有四年也寔惟戊戌之春華夫雖久
延訪衡許嘗集于大夫於軒墀以恭承齋問自稱忠賢

文之異尚以布諸策詢益欲挽三代之淳懿用以新治
世而惠斯民于時公以論文之齒吻之迹乃明目張
膽昌言大對發然起而為第一人龍頭擅老成之譽後
士喜學術之醇命司衮鉞服列史臣年勞愈著譽日
新進獲發讀暫輟繫坡之直請待南署徐問龍江之津
益南都得公則文章足以華根本之重地公得南都則
江山足以豁懷抱之久還詞林舊侶過逢日頻適我
屬考出成化實周南留滯隨詔而起先朝功德有錄必真

載進翰長寵被綠綸服新恩以錦褥地握院章而鬪錢
銀年浸齒髮思入鱸蓴訪某水某丘于童子游釣之地
寄一觴一詠于故鄉烟水之濱使者式廬因大書于考
德賢人在泥胡遽兆於戊辰某等聞訃始而駭中而疑
固以為傳者之誤終而詢諸其鄉人也乃以為信而知
其攢殯之因江山在望涕泗橫中嗚呼鬱公之疾既館
于書俊以走問執公之紼又制于守官而莫親生有遺
孤邈千里偏于慰問沒有遺賻至論歲始一克伸臨事

嗟義娥之晚捫心愧友子之倫茲者託使風于仙里被宿草于窆壠緘詞致酹聊用告陳公其有知耶無知耶來歆耶不來歆耶其固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而吾儕所以致區區之意者蓋聊以紓哀感于永訣申舊誼于斯文尚享

焚黃祭曾祖考妣文

惟曾祖考系出故家勝國運末時遯于留含光匿曜終老林丘深仁厚澤河廣川流垂及不肖耑木寡儔重惟

世業罔勉于脩濫通朝籍歲月云遒無功致澤惟深愧
尤頃承 恩敕頒自 宸旒龍章絲誥四世兼收數階
名秩雅重清優惟曾祖妣懿德匹休一品位號百世千
秋神之相佑天之報酬遺德有在而豈無由不肖何功
仰藉貽謀茲奉
上命展掃松楸 綸言昭布用光潛幽尚享

焚黃祭祖考妣文

猗與我祖載光隱德蓄積慶源衍茲流澤生我先君及

我叔伯督以耕商誨以儒業閥閱衣冠漸生光赫及予不肖材性闇劣匡翼無術濫隨班列頂承 詔命推恩貽厥初進家鄉再叅桂國祖妣聯輝並沾優崖一品冠裳永光幽宅遺德不爽神相罔忒不肖何能徒增慚色幸茲得告恭掃阡陌

天語下臨尚希昭格尚享

焚黃祭父母文

嗚呼惟我先君資明特之才而不干譽于時抱匡翼之

術而未顯名于位教外庠抱鉛槧以窮年佐胄學其釐
蓋以終歲惟道之所存雖百千事變以無渝故志之所
向終四十餘年而益銳遺有餘不盡之多福為方興未
艾之家惠不肖以寡學而資
上恩以自斯而負庭誨于朝負濫竽之譏于家懷授簡之
愧惟陽施與陰報之相符故神休與天祉而適會
詔勑再三
恩波汪濊甫承學士之褒爾進冢卿之貴兄
祿柱國既崇重于勳階學士殿銜復駢繁於稱謂惟我

先妣淑德名配三錫同

王命之榮一品擅閨秀之最鸞書什錫於琅函龍光下賁

于幽隧遺德與月弦而日升餘澤共川渟而函滙敢言

不肖之功益增內出之愧茲者夏敬墓田薄陳牲祭

綸音再拜以對揚泉室並期千歡慰嗚呼龍光昭回草木

增蒼仰戴

皇恩寔出先妣釃酒陳牲薄申告祭享

淸湖祭掃祖塋文

忠獻名仕版萬全始終仰戴
天恩寵及進退傳士府君而上至曾祖進柱國之勲階孝
孫元嗣下及存恩叨中食之　寵錄四代咸躋於一品
奕世趾美于一時榮被松楸光增門閥硯惟漸劣無任
恐惶蓋先德默相于幽潛幸不肖昭受于貽厥乾始坤
厚廣大難名寸草春暉報酬無地茲者滌牲灑酹敬掃
墓田春日載陽群從咸集協恭相事以伸謝誠再惟我
本宗伯叔兄弟及中外宗親北隣下懷惠然歆格尚享

亡兒朋玉祔葬祭文

維年月日亡兒朋玉將以次月二日祔葬於先塋之隅左其父司直暨其母王氏等乃馮棺致奠哭以送之而且告曰嗚呼吾生孤立中歲生汝汝生警敏頗解文史世業書香望爾繼趾豈謂偏年遽已於此既還爾柩獲歸桑梓其露書齋兩更年矢父子母妻各天千里音雨淒風寒廬歷几傷爾魂孤將誰憑伺吾昇輿思痛心無已嗚呼吾以不德既不能庇爾之生貪榮于朝又不即

送爾之死情理乖舛獨負頹恥玆者孚告來歸襄事在邇啓曩先塋祔葬祖妣迤邐良農實惟厥址遷爾室同安所止用集親姻饗爾舉家呼爾不應食爾不起爾咨在壁莫忍覩視隱痛塡胸肝腸崩拆嗚呼孩子之憂人或有矣惟吾有廢疾也可擬骨肉無援而父母早傷於背棄公私多違而衰老倏先於年齒爾弟孱弱未即于成立爾母垂老亦傷於失子吾有此情則抱恨中曲而每以禍福疑於鬼神爾聞吾言當含哀重泉而罔以

幽明兮於彼此嗚呼哀哉

自作祭文

維年月日孤子劉充嗣孫劉存恩洎家衆等恭具牲酒蔬果菲儀奠告于先公野亭公之靈曰嗚呼哀哉允我家衆不聆先公之訓不覩先公之容奄忽七日矣寸心苦痛五内摧崩嗚呼哀哉柰何柰何仰惟先公剛方嚴毅儉朴清公抱匡國之術而未久於位負陳善之敬而未竟厥衷思翼雲龍之矯矯耻同鷸鼠之營營章十三

上未老歸耕豪逸時發于歌嘯激烈徒鬱于中誠一丘
一壑舊叢殘經先公所以自怨自艾於徒老而造物者
不能一爲之主盟先公嘗揭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八大
字曰嚴於對越梓勒作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格言昭
示於後生未嘗以嚴嚴而剝人利己未嘗以冥冥而悖
道害公百年所有者惟富惟貴惟壽終身所保者曰勤
曰慎曰清曁望自近以及遠士論不約而自同有頌上
謁於祖考無愧以遺於神明先公所以自慰自怡而尚

論者得據之以公品評第唯一不肖罔克仰承不能踵雲
霄之高步襲詩禮之芳馨棲身畎畝拙守門庭敢不欽
約情性纘治厥躬冀為鄉邦之良士必答遺訓之丁寧
更嚴孫訓務續箕纓一以贖不肖失學之罪一以慰貽
厥裕後之悰先公今日雖沒未沒不猶在而為子孫
者或無忝於英靈明歸真宅輒携徂征骨肉决絕血淚
縱橫嗚呼哀哉尚饗

少傅野亭劉公遺藁卷之四終